

云城

拉普拉斯妖·观想

张国欣 著

A sky
CASTLE

目录

第一章 拉普拉斯妖	1
第二章 观想	10
第三章 云城	20
第四章 拉普拉斯妖	30
第五章 观想	40
第六章 云城	50
第七章 拉普拉斯妖	60
第八章 观想	70
第九章 云城	80
第十章 拉普拉斯妖	90
第十一章 观想	100
第十二章 云城	110
第十三章 拉普拉斯妖	120
第十四章 观想	130
第十五章 云城	140
第十六章 拉普拉斯妖	150
第十七章 观想	160
第十八章 云城	170
第十九章 拉普拉斯妖	180
第二十章 观想	190
第二十一章 云城	200
第二十二章 拉普拉斯妖	210
第二十三章 观想	220
第二十四章 云城	230
第二十五章 拉普拉斯妖	240
第二十六章 观想	250
第二十七章 云城	260
第二十八章 拉普拉斯妖	270
第二十九章 观想	280
第三十章 云城	290
第三十一章 拉普拉斯妖	300
第三十二章 观想	310
第三十三章 云城	320
第三十四章 拉普拉斯妖	330
第三十五章 观想	340
第三十六章 云城	350
第三十七章 拉普拉斯妖	360
第三十八章 观想	370
第三十九章 云城	380
第四十章 拉普拉斯妖	390
第四十一章 观想	400
第四十二章 云城	410
第四十三章 拉普拉斯妖	420
第四十四章 观想	430
第四十五章 云城	440
第四十六章 拉普拉斯妖	450
第四十七章 观想	460
第四十八章 云城	470
第四十九章 拉普拉斯妖	480
第五十章 观想	490
第五十一章 云城	500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都很宝贵
其实，它们本不该和你相遇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蝌蚪五线谱原创科幻小说桂冠



云城

拉普拉斯妖·观想

Asky
CASTLE

张国欣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张国欣 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城 / 张国欣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470-4901-3

I. ①云…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0295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0.5

出版时间: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ISBN 978-7-5470-4901-3

定 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448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24-86255551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曾引以为傲的那些念头原是那么稀松平常。

那时的我正学习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神游天外的我灵光乍现：既然依靠力学定律可以通过测算得到物体每个时段的状态和位置，那么如果计算力足够强大，是否可以计算出地球上所有粒子未来的状态呢？既然每个粒子都可以预测，那么由粒子组成的物体包括人类是否也可以预测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阳光从窗外涌了进来，流淌在课本的字里行间。我发现了真理！难道命中注定，我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可以想见，之后的课程我一个字也没听见，脑袋里激动地回荡着热血沸腾的嗡嗡声。既然粒子能够计算，也就一定可以模拟，那么曾经发生的事、存在的人也可以模拟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复活古人！古人既然能够复活，我们自然也可以在将来被复活，到那时，死亡将会变得和睡觉一样寻常！

恍惚中，窗外飘来一朵沉甸甸的白云，云头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市。云城里居住着世间所有存在过的人。秦琼正在和关羽决斗、李白正在和苏轼论诗，而艳绝天下的四大美女，正婀娜多姿地坐在一起……

你别笑，当时满脸通红的我就差起身向同学们宣布自

已是世界之王了。

显而易见，这种自豪感和奇思妙想对我的学业并没有太大帮助，几经沉浮之后，坚硬的社会壁垒便将它们挤压得无影无踪了。

本来能够改变世界的我，现在怎会如此不堪？当我正迷茫的时候，机缘巧合，我读到了一个名词：拉普拉斯妖。原来，用力学预测未来的想法早在我之前——很久之前，就有了，而且提出这个想法的时间，是在 1814 年。

拉普拉斯似乎正站在高处冲着我冷笑：“别犯傻了。就凭你，怎么有资格妄想构建云城呢？”

一瞬间，我的骄傲骤然崩塌，感觉眼前的世界一片灰暗。

好在，透过尘土飞扬的间隙，云端的那座城市，依然存在。

的确，我没有资格创建云城，因为我只是地球上亿万普通人中的一个，可就算我是一粒灰尘，也有资格徘徊在云城左右，用卑微的目光，去平视云城中曾经发生的一切。何况更让人血脉偾张的是，只要我们张开想象的翅膀，从经典物理学、量子力学等各种学科推演开去，在我们的脑海中便会产生各种各样雄伟瑰丽的云城。

也许，我们自以为很现实的世界，也仅是在某种理论体系的支撑下而暂时存在的。那么其他的世界呢？比如拉

普拉斯云城，是否也并行存在呢？

对此我深信不疑，于是便在多年以后，有了这本《云城》。对于这本小说，我仍有些像忌惮拉普拉斯妖一样的不自信，可是，存在于夹缝中的科幻文学，早就应该重新审视自我，抬起高傲的头颅了，卓尔不群地存在于方学之林。

有一种说法，读书是内心的寂寞之旅，科幻本来就小众，读起来无疑会让之更加孤独。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神话存在于古代的意义，就是为人类给出一个可能的框架，搭建出一个可能客观存在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科幻完全能取代神话，并在新时代搭出新的舞台。如果说武侠是成人版的童话，那么科幻就是现代版的神话。

不只于此，科幻还是哲学的代言人，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喜欢科幻的人都很有慧根。对于哲学中的那种我非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钵水八万四千虫、三千世界等问题，喜欢科幻的朋友通常都有独到的见解。很多晦涩高深的佛法、玄之又玄的禅语都能在科幻中得到响应。

不只于此，从某种角度说，科幻是当下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好到能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可能存在的事物都活生生地摆在人们的眼前，让我们的意识提前徜徉在未来的世界里，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阅读科幻，你就会发现世界真的会变得不同。

当然，在小说这种文体中，科幻只是一个框架，真正的内核仍然是故事本身。人类在匪夷所思的环境下，会折射出与平时大不相同的情感，我之所以看重云城，就是因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座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的平台，而在这平台上人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

在本书所有的故事中，我仅仅把自己当作旁观者，只是默默跟在主人公身后，尽量不帮助他们做出选择。我相信，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最真实的故事。

人性是复杂的。在这些故事里，有的人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迷失方向，显露出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而有的人不论环境怎样的扭曲变形，最终绽放着人性的光辉；还有的人，虽如隔世，但他的一举一动，却总能拨动我们的心弦。

借用书中某个故事所说：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都很宝贵，其实，它们本不应该和我们相遇的。

诸位朋友们，请珍惜一切、享受一切，包括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

张国欣

2017年8月22日

目录

云神 / 001

化石 / 026

无可挽回 / 060

最真的梦 / 082

旋涡 / 102

深空 / 122

远走高飞 / 134

云城 / 151

地囚 / 184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 203

微言 / 210

无药可救 / 216

下一站 / 218

星光 / 225

忘川 / 236

无常 / 251

暗涌 / 269

牧羊曲 / 295

星囚 / 309

云 神

虽然肖然不喜欢闹市，却不得不在闹市中日月穿行。要是换作平时，他准会加快脚步，好迅速摆脱都市喧嚣的纠缠，可今天，他的腿如同灌铅一样，怎么也提不起来，旧船抛锚般地在污浊的漩涡中打转，三站的路程已经走了一个小时。

“真的只有一条路了？”他猛地停下来，小声问着自己。

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安静下来了，继而爆发出阵阵惊叫。他顺着人们的目光仰望，看见一朵硕大的环状白云静静地泊在蓝玻璃似的天空——就像，就像是地球吐出的一个大烟圈。

他想了一会儿，向云环点点头，深深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是的，这是唯一的选择。”

仰望着青云大厦，肖然突然感到一种天地倒转的眩晕，它太高了，犹如天兵利器一样笔直地插入云霄。此刻，她应该端坐在大厦

顶层的咖啡厅里，真的要去见她吗？现在抽身还来得及，要是见面后，再后悔可就晚了，一想到此，他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向后退——

韦伊戴着墨镜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里，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个旋转咖啡厅设计得很特别，位于青云大厦顶层却突出于大厦之外，就像是斜挑在悬崖绝壁上的一盏灯笼。随着不易察觉的转动，窗外的景物，慢慢地在视野之内无限地伸展，直到远方变成一道泛白的地平线。韦伊不知道肖然突然约她是什么意思，也许，他真的要开口求自己了？云环冷森森地嵌在天空，它似乎被精心修剪过，云环边缘连毛刺都没有，就像一个巨大的白色呼啦圈。她隐隐感到不安，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虽然听说别的地方也有些奇形怪状的云出现，但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而且，为什么一出来就是环状的奇云呢？难道预示着杨玉环的星途灿烂吗？哦，天哪，求求你出现个“一”字形状的云好不好？天哪，你要是我的粉丝该多好——难道上帝是杨玉环的粉丝？她的心猛地沉了下来。

十一时整，肖然准时出现在了咖啡厅，乍看到韦伊，被肖然打磨了千百次的开场白霎时便逃得无影无踪。浑然不见他从容不迫的凌空飞渡，倒好像被遥控着来到韦伊身边，呵呵地干笑了一声，然后说道：“嘿嘿，我来了。”

“哦。”韦伊看了一眼肖然，觉得有些眼熟，然后才猛然醒过神来。“哦，坐吧。十年了，你好像没什么变化。”

肖然的脸红通通的，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到了真开口的时候，他还是有些难以启齿。他小心翼翼地坐到韦伊对面，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心想：我找她做什么来着？他偷看了一眼韦伊。

韦伊戴着墨镜，看不出她到底在想什么，只觉得她的目光好像钉在面前的咖啡桌上，似乎正在研究桌子为什么会有四条腿的问题。

他使劲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逼迫自己开门见山，“也许你真的说对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理。”

“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服气了没有？什么叫‘也许我真的说对了？’”韦伊扶着桌面，探身过去一字一句地问道。

肖然的心沉了下去，感觉杯中的咖啡越发苦涩，他站起身想一走了之，可是，窗外的景物历历在目，那枚诡异的云环就牢牢钉在天空。他长叹一口气，只好转回头说道：“就算是吧——就算你赢了。”

韦伊没有应声。

“你赢了。”肖然鼓足勇气，重重地吐出了三个字。

十一年前，他们曾是羡煞旁人的情侣。

十年前，肖然从长达一年的科研项目中脱身，兴冲冲地去找韦伊的时候，却发现韦伊和一个高富帅正手拉手地走过来。肖然张张嘴，但却没发出任何声音，他沉默良久后，转身就走了。韦伊愤怒了，她疾步走来一把拽住肖然，大声问道：“为什么不生气，难道你真的不在乎？”

“在乎又能怎样？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肖然幽幽地说道。

“好。送你几句忠告总算可以吧。”韦伊紧紧咬住下唇，“如果你想人群中出人头地，那么请不要再追求真理了，不要去探寻事物的本来面目了，那样只会让你故步自封，从那个你虚幻的世界中走出来，回到我身边，好吗？”

肖然冷笑着挖苦她，“拜托，我是被抛弃者好不好，到底谁应该走回来呢？”

韦伊带着哭腔说：“我喜欢你，喜欢你遁空世界的洒脱，可是，我要的是你的全部，而不是苦行僧，从你那个飘渺的世界走出来吧，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理。我发誓，只要你走出来，我马上就回

到你身边，从此以后，别的男人，我连一眼都不再看。”

肖然上下打量着她，缓缓地摇着头，说道：“世界上没有真理？那么是什么力量维系你的存在？你想走就走吧，我不会怪你的，可你实在没必要用我办不到的事情来要挟我，或者说用它来掩盖你的错误。”

“也就是说，我和那些所谓的真理之间，你选择真理？好吧，既然如此，要分开就分开吧。”

眼前的这个男人眼里含着泪花说道：“相信吗？我的未来一定是你无法想象的，那时，我随手一挥就可以满足你天大的愿望，记住，只要你向我认错，我就可以帮你一次，也算是我对这段感情的报答。好不好？”

“好的，我一定记住这句话。希望你能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以便给我一个开眼的机会。”韦伊简直气疯了。

韦伊小心翼翼地摘下墨镜，用手抹去眼角的泪水。她伤心地说道：“你终于承认了，可承认又有什么用？放在十年前，凭借我们的才华，现在一定是高高在上的富豪大亨，而现在，你寒酸落魄，我也受制于人……”

“受制于人？不，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理想，对我来说，你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你以为我愿意吗？没有你，我只能走这条路，其中的一些事儿，唉……”韦伊顿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你找我不只是为了认错吧？”

“嘿嘿，正如我当初所说，我想让你帮忙，想让你挥手啦。”说出这句话后，他释然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感弥漫全身。

韦伊的心抽紧了，她暗暗祈祷，希望他的要求不要太高，否则，难堪的是自己。她知道，但有一线希望，肖然是不会来求自己的，现在，

她星途暗淡，还有什么心情或者说能力帮助他呢？

韦伊将咖啡一口饮尽，这种体内、身外俱是苦的滋味，竟然让她有些莫名的兴奋：虽然我的事业在走下坡路，可是，在多数人的眼里，我还是高高在上的，他天大的要求在我看来或许真的只是弹指一挥，想到此，她故作轻松地问：“你要我做什么事儿？”

“你能在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上开个露天演唱会吗？召集你的粉丝，人数越多越好，在演唱会上你按照我的要求做几件事情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的，我在搞行为艺术。”

韦伊的声调忽然尖锐起来：“谁让你这么做的？你想彻底毁掉我？好，我们都是成年人，不提陈年旧事了，这样做会毁掉我最后的一点人气，让我永无翻身之日的。”她甩过头，恨恨地说道，“你想帮杨玉环害我吗？”

“对不起。”肖然惶恐地站起身，“别生气，我不知道这样做会给你带来伤害。我不认识杨玉环，更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我只知道她和你是一个娱乐公司的，是今年崛起的新星。看到那枚云环了吗？我只是想给它们祈福，让它们早日散去。”肖然指指窗外，面前的韦伊虽然美丽如昔，可是，心却变冷了。

“这还不够吗？我们走的都是玉女路线，而掌门只有一个，她必须踩着我的肩膀上位。没人指使？你怎会釜底抽薪，直指我的要害？把我的粉丝莫名其妙地带到大草原，然后乌烟瘴气地折腾一番，媒体会怎样报道？你想过吗？”韦伊母老虎般的咆哮，同时也暴露了她目前的处境。停顿了一会儿，她的语气才缓和下来，“我知道，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云朵，人们很恐慌，都说是末日的征兆。如果想要去研究它，我可以给你钱，可祈福这么无聊透顶的事情，我绝不能去做。”

“科学已经不能解释它——相信你也知道这一点。关于奇云产

生的原理，现在有不下一百种解释，什么气流说、磁场说、神秘悬浮物说、UFO学说等，但都自相矛盾，没有一个沾边的。”

“所以你就为它祷告？可我感觉还是怪怪的。”韦伊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肖然，感觉他还算正常。

“你知道，我在地震云方面有些研究……”肖然犹豫着慢吞吞地说，他实在不想提起这段往事，正是他把自己关到实验室闷头研究了一年多的地震云，才让韦伊另结新欢的。

“可是，我并没有看到成果——后果倒是有一个。”韦伊歪过头去看了看玻璃墙外那个顽固异常的云环，并略带挖苦地说。

“你还记得你的东南亚之旅吗？那次你的口气和现在一样坚决。”

“哦，给我打电话的那次吗？”韦伊的语气柔和下来，这是他们十年间唯一的一次通话，“你执意要我取消这段行程，可我自然不会听从你的安排，然后我扔掉电话就走了……”

“我那次提醒你要小心，东南亚有危险。”

“是的，三天后那里发生了里氏8.9级的大地震，公司损失惨重，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心有余悸——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够靠地震云精确地预测地震吗？你当时直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

“那时我还不能确认。”肖然吞吞吐吐地继续说，“胡乱说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其实，我曾尝试着向地震局和科学院报过几次警，但都失败了。失败的后果是，他们再也不相信我的话了，并把我归为妄想症一类，而且存了档。现在无论我递交什么资料，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了。”

“哈哈哈哈，当时你哭笑不得的表情一定很好玩儿。”韦伊笑得像个孩子。

肖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十年来，他看过韦伊的每一张海报，不过都没有看到过如此熟悉、如此纯真的笑容。良久之后，

他才慢声问道：“假如告诉你东南亚有特大地震，当时你会相信吗？”

韦伊的心情好了很多，她歪头想了一会儿，“就算你当时说了，我也不会相信的。”

“世事轮回，现在和那时一样，你必须相信我一次。我的祝福，也许真能驱散奇云。”

“其实，我也很讨厌这朵环状云的，看到它我就想到杨玉环，很不爽。如果真能驱散它们，倒也不是不能帮你——”韦伊眨眨眼睛，“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总把对方当成孩子，互相认为对方幼稚。你不要故作神秘，好不好？别把我当弱智，别再提什么祈福行为艺术，好不好？”

肖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你说得对。不过说出事情的真相后，你也许会更加迷茫。”

韦伊忽然伸过手去刮了一下他的鼻子，“别吹牛，试试看？”

肖然惊呆了，眼前场景让他觉得仿佛回到了十年前。那时，肖然打开笔记本，炫耀自己辛辛苦苦搜集来的千姿百态的地震云，韦伊一下子被大自然的鬼斧之作牢牢地吸引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肖然说这些奇云似乎在窃窃私语，每一种形状都表达一个意思，韦伊不信，他就发誓要把它们的话翻译过来读给韦伊听，这样以后每天都会求我给你讲云的故事啦。韦伊就这样忽然伸过手来刮了一下他的鼻子，“别吹牛，试试看？”没想到奇云里面真的有故事，而他从此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你知道的，我始终想不明白地壳运动和天上的气流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就算有地磁感应，可如果强度能够影响到几千公里以外的话，那么我们完全能监测到，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精密的监测设备茫然不知，反倒是天上的白云预先知道。”

“它们只是巧合。其实我也一直很注意这方面的报道，不过好

像并不是所有的地震发生前都会有地震云啊，有时候，就算有地震云也不一定有地震的。是不是？”

“的确如此，我猜想可能是形成机制有所不同的缘故，可是有一种云，不仅能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的地震，甚至能够精确地告诉我们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这一点又该怎么解释呢？”

韦伊的眼睛睁大了，没有打断肖然的话，而是让他继续说下去。

“分析了所有形状各异的云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挠头的问题：这些云似乎都在表达一个信息。有的时候，除了地震外，我甚至能读懂一些其他的信息，比如现在这个超大烟圈，就在呼唤我们，最好马上和它交流。”

韦伊的嘴巴张大了，“交流？难道他们有意识？”

“不知道，但传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暂时把这个子虚乌有的存在叫作云神，正是由于我的不确定，才想找你帮忙，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人手的问题。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窘迫，不过瘦死的骆驼比我还是大多了，没有你，这件事情办不成。”

“你才是骆驼呢。你可以去找科学院或者军队帮忙啊。”可话一出口连韦伊自己都笑了，谁会相信一个妄想症患者说的话呢？更何况他提交的资料人家现在看都不看了，“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你的天方夜谭。”

“所以我只能搞行为艺术了，你就当我是艺术家，来为奇云祈福。”恍惚间他似乎瞥见了前方依稀呈现的曙光，感觉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为什么是希拉穆仁草原？”

“根据我的勘测，那儿应该是云神的敏感地带，可能它的真体就在草原上。”

“可是……你也许还不知道，我的一切行为都要听从娱乐公司

的安排，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韦伊泼出了最后一盆冷水。

“我知道，但只能靠你的运作了，在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最后还是不成功，只能说时机还不到，我也就认命了。”

“好。”韦伊想了又想，“就算是兑现诺言吧——谁让自己当时嘴那么欠！我试试看，三天内给你消息，如果没有谈成——这辈子我们就别见面了。”她神情黯然。

肖然苦笑了一下，“我明白。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的。”

“不，道谢的人应该是我，谢谢你让我记起那个曾经的自己。”

在纯净明亮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的希拉穆仁草原此刻沸腾了，许多人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给韦伊举办的神秘演唱会捧场。

按照肖然的安排，所有人都站到了事先画好的白线内，人群东一簇，西一团的，顷刻间便用人绘成一只巨大的虎纹斑蝶。

站在舞台上，望着仿佛在微微颤动的巨蝶，肖然激动万分，他似乎听到了云神渐行渐近的脚步声，高兴之余，他不无调侃地问韦伊，“你怎么劝说公司的？他们竟然真的会批准这个异想天开的演唱会？”

韦伊脸一红，羞答答地说：“你别管了。反正我星途暗淡，索性将这点余晖都给你吧。”微风拂过她秀美泛红的脸庞，一头长发随风飘扬着。

肖然看得痴了，“得妻若此，夫复何求？”

“喂！”韦伊用力推了一下他，“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究竟怎样做才能和你的神沟通呢？快告诉我啊。”

肖然“哦”的一声回过神来，“和平时一样，你带领着歌迷们尽管跳就行，最好让他们同时起跳，跳的时间越长越好。”